

第七章 晚明遊記的價值及其影響

晚明遊記題材廣泛，內容豐富，除了具有文學及美學的價值之外，也是其他學科研究的重要資料，王更生教授曾就遊記的價值云：「記遊文學是作者運用藝術的筆法，記述其遊覽山川，旅途生活中的見聞、感受。許多優秀的作品，不僅文字清新酣暢，內容豐富多采，具有高度的美學價值；且還蘊涵著廣博的地理與水文方面的科學知識；地域性的名勝古蹟，風土人情的社會風貌；更爲民俗學的研究和資源開發方面，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因此，記遊文學就像高山大海，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泉源。」¹當今學者已注意到遊記的文獻價值，陳淑卿《徐霞客遊記研究——以文獻觀察爲重點》及鄭娟娟《晚明游記的史料價值》兩本碩士論文，即分別以《徐霞客遊記》及晚明的遊記、筆記，探討政治、經濟、文化古蹟、宗教、傳說與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價值。²

在四部的分類上，遊記以其內容側重地理，故歸屬於史部地理類，以現今地理學觀點，則兼含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兩部分，自然地理包括了氣候、地質地貌、水文、生物等，人文地理則包括了政治、經濟、古蹟、建築、宗教、風俗、藝術文化等，然而現今的學科分類更精細，盧雲亭認爲旅遊和社會學、民俗學、考古學、歷史學、建築學、園林學、環境學、運輸學、經濟學、民族學、宗教學、美學等有密切關係，³意即人文地理已發展爲更深化而獨立的學門，睽諸晚明遊記的內容涵蓋範疇極廣，對後世極具價值及影響。

第一節 晚明遊記的文獻價值

晚明遊記的內容豐富，舉凡自然景觀的奇峰怪石、溪澗幽谷、鳥獸植被，人文的歷史典故、寺院石刻、風俗民情等，只要是遊者眼所見、心所感，無不可納入筆下。彭簪在〈衡嶽志序〉曾載「巖壑泉石之幽，亭館池臺之雅麗，懸崖絕壁篆刻之奇古，名賢寄寓之芳躅，與方外之士可怪可愕之跡，及佳木異草珍禽奇獸之錯產」⁴是該書的內容，遊記的題材卻更廣闊、更多元，除了巖壑泉

¹ 王更生：〈魏晉南北朝記遊小品初探〉，《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頁 47~48。

² 詳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

³ 盧雲亭：《旅遊地理學》（台北：地景企業有限公司，1993 年 8 月），頁 7。

⁴（明）彭簪：《衡嶽志》（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 8 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29 冊影明嘉靖七年刻嘉靖增修本），〈衡嶽志序〉，頁 266。

石、佳木異草、珍禽奇獸等自然景觀之摹繪，及石刻建築、風俗民情、史蹟傳聞等人文風貌的敘述，遊記中還有罕見的奇觀景象，且處處充滿作者細密敏銳的寄興抒情，這是志書所不及的。

一、自然地理研究的價值

自然景觀是遊記的基本內容，也是遊記佔篇幅最多的題材，劉勰《文心雕龍》云：「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得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⁵自然界中繽紛多姿的林泉風物，塑造了千變萬化、五光十色的景觀，這些山容水態是古代文士遊觀的首要對象。特殊的奇觀景致，經文人大膽豐富的想像及透徹直覺的審美，透過文字將之精彩地再現於讀者眼前，這些自然景觀包括有霧靄流霞、佛光蜃樓、巖峰洞窟、泉瀑湖潭，以及自然界的飛禽走獸、游鱗植披等，總地來說，文士驚奇與讚嘆的對象是自然界的奇與美，就自然地理研究而言，則包括了氣候、地貌地質及動植物等生物。

(一) 天候奇觀

四季的更替為大地著上不同彩裝，日月的升落帶來明暗影陰的變化，水氣濕度的不同生成雲霧雨雪，空氣密度的不同產生折射幻影，隨著天候的變化，大自然展現靈活的雲容水態、晨霞煙波。馮夢禎遊天目山時所見：「萬山隱隱，東天目騰舞而來。」⁶天目山當然是無法移動，動的是山嵐雲霧，郭熙〈山水訓〉中提到山「以煙雲為神采」，「得煙雲而秀媚」，⁷煙雲的流動使得山景瞬息萬變，雲氣的動態豐富了風景的表情與神采。馮夢禎所載的煙雲是在住天目山上醒來的清晨，窗前乍開乍合雲氣漫漫蔽空，白光晃耀，讓人頗有虛實莫辨的錯覺：

醒時窗隙見白光晃耀，疑為雪，起披衣推窗視之，則雲氣也。漫漫蔽空，如初開甌狀，咫尺巖阿，化為烏有，儼然白銀世界。忽時明露峰尖，遠翠可挹，乍開乍合，乍疑乍飛，倏忽萬狀，信非化工不能為也。⁸

王士性遊嵩山時則寫自己袖籠雲氣云：「時白雲復鬢鬢起山腰，咫尺不見

⁵ 王利器校箋：《文心雕龍校證》，〈原道〉，頁1。

⁶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27，〈天目遊記〉，頁402。

⁷ (宋)郭熙：《林泉高致集》(台北：鼎文書局，1972年9月，《畫論叢刊五十一種》)，頁22~23。

⁸ 同註6，頁400。

人，纍隨六里許。雲過處則以袖藏之，至洞揮袖，片雲從掌畔飛出也。」⁹在山中以袖籠納飄忽而至的雲氣，再揮動衣袖使雲氣由掌畔飛出，這是何等浪漫的情境，此時的遊者不再只是觀賞者，而是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融入者，而人在雲霧之中，便也成了其中的一景。

袁宏道遊廬山雲峰寺時見到變幻莫測的雲景，他興奮地想與山僧分享他的驚奇，沒想到山僧的反應是不以為意地回答他，此景常有不足為道，云：

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煙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換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恆也，無足道。」¹⁰

山僧的回答，讓袁宏道的驚奇顯得少見多怪，卻也可見出廬山時時雲氣變換，處處都是幽奇美景。

日出與月景也是文士喜歡描寫的景象，日出是一種緩慢而持續的變化，泰山的日出十分著名，鍾惺描寫觀泰山日出，帶著冷靜與理性，娓娓道來中，有一股淡而有味的雋永，云：

夜分，童報氣興於東，非夜氣也，以為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能盡如夜，而猶不失為星。光趨盛，又以為日。此而日焉，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從碧中起者，日也。脫於碧者半，天海所交，水風窘之，反不能圓。赤盡而白，白斯定，定斯圓，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光下屬碧，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混，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¹¹

從夜氣尚未褪盡時微現日出光影，到日光趨盛，夜色褪去，看到一輪紅日從碧色中升起，與雲海相上下，最終紅色褪盡轉熾白，定定一輪白日高掛，這便是鍾惺筆下的泰山日出。

景麗於晝，而情暇於夜，月出林端時分似乎更易勾喚出文人綿綿的情思，相較於白天的麗景，月夜的靜謐烘染出的浪漫幽曠，更令人戀戀不忍離去，此

⁹ (明) 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卷 1，〈嵩遊記〉，頁 33。

¹⁰ (明)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37，〈雲峰寺至天池寺記〉，頁 1138。

¹¹ (明)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卷 20，〈岱記〉，頁 336。

情境最能讓人起閒適會心之感，李流芳最愛山空人靜的虎丘月色，其遊虎山是選擇月夜時分，其〈遊虎山橋小記〉記云：

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攜榼坐橋上小飲，湖山寥廓，風露浩然，真異境也。居人亦有來遊者，三五成隊，或在山椒，或依水湄，從月中相望，錯落掩映，歌呼笑語，都疑人外。予數過此，愛其閒曠，知與月夕為宜，今始得果此緣。¹²

此時文士所感受的是俗務盡去後的靜定，是與自己心靈最佳的對話時機，因此月夜更接近文士的審美情懷，只是這種夜景只能在近郊處，荒僻之區因受限於蟲獸之擾，較為不宜。

除了日出、月景，寒天凍地的冰晶世界也是少見的大自然美景，一般而言春、秋二季是旅遊最佳的季節，除了天氣和暖清爽，景致也最為繽紛動人，不過晚明文士也有冬季登山者，對不畏艱辛的冬遊者而言，寒天凍地積雪成冰的景致，另有一種晶亮透徹的感覺，徐霞客於崇禎九年（1637）正月遊雲陽山，時值嚴冬，山頂寒氣依枝成冰，玲瓏滿樹，如瓊花瑤谷，遇風則如步搖玉珮，叮噹作響，其記云：

當風無樹，故冰止隨枝堆積。而庵中山環峰夾，竹樹蒙茸，縈霧成冰，玲瓏滿樹，如瓊花瑤谷，朔風搖之，如步搖玉珮，聲叶金石。偶振墮地，如玉山之類，有積高二三尺者，途為之阻。¹³

雪凝成冰的天氣，因天冷路滑，登山倍加困難，然而冰晶世界正是大自然對無畏者的犒賞，正因為有膽識者勇於冒險，才能得見此奇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日月星辰、寒暑晨昏、春夏秋冬各有不同，遊記中關於不同天候的描寫俯拾即是。

遊記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當屬罕見的奇觀，這些奇觀多是可遇不可求的景致，稱之為可遇不可求是因為山上氣候變化不定，即使要見到日出都得視天候而定，何況旅遊者在名勝處停留的時間相當有限，因此要巧逢奇觀並不容易，正因為奇觀得遇不易，故只要有幸見到的文士，一定不憚其煩的詳實記載，其

¹²（明）李流芳：《檀園集》，卷8，〈遊虎山橋小記〉，頁351~352。

¹³（明）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2下，〈楚遊日記〉，頁178。

欣喜之情常溢於筆端，如王士性描寫其在峨嵋山見到佛光一事，云：

一僧奔稱佛光現，余亟就之。前山雲如平地，一大圓相光起平雲之上，如白虹錦跨山足，已而中現作寶鏡空湛狀，紅黃紫綠五色暈其週，見己身相儼然一水墨影，時驕吏隨立者百餘人，余視無影也，彼百餘人者，亦各自見其影，搖首動指，自相呼應，而不見余影。余與元承亦皆兩自見也。僧云此為攝身光，茶頃光滅，已又復現復滅，至十現，此又奇之又奇也。¹⁴

佛光的現象很特別，據說是陽光以一定角度照射雲層，水氣上升，發生衍射而形成的氣象景觀，¹⁵其景象是看到五彩虹環，在虹環中可見到自己的身影，最神奇的是當一群人同時面對光影時，各自都只見到自己的身影而不互相干擾，王士性所見到的便是此種奇景，且復現復滅達十次之多。

袁子讓也曾登大峨，其描寫佛光的光圈更爲詳盡，計自內而外共七層，分別是碧、淺紅、綠、白、紫紅、黃、大紅，其云：

撫石欄，臨萬仞之岩，見白雲鋪滿，萬壑皆平，紅日臨雲上。白雲之中，閃出一輪五色佛光，如太極圖，中一圈碧色，外一層淺紅色，又一層綠色，又一層白色，又一層紫紅色，又一層黃色，又一層大紅色，自內至外凡七層，由巳末至未末不散。凡觀者之影，俱在中一圈碧色之中，左右前後皆然。至未末稍澹，如虹霓之色，見沒入白雲之中。¹⁶

李元陽遊雲南雞足山至放光寺，亦見到佛光現象，他自言三次來遊皆值冬春，而此次正當六月，他詣岩殿致禱，希望能見到放光景象，此次果然如願以償，其記云：

俄頃見兜羅綿雲，緬平如掌。漸次大地做碧琉璃狀，浮大圓光，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觀者于鏡中各見己身，毛髮可數，故作舞蹈，而影亦如之。及詢其何以各不相見，則僧云「攝身光」也。有頃，

¹⁴ (明)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卷5，〈遊峨眉山記〉，頁118~119。

¹⁵ 劉天華：《遊記美學》(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9月)，頁116。

¹⁶ 倪志雲、鄭訓佐、張聖潔編：《中國歷代遊記精華全編》，袁子讓〈遊大峨山記〉，頁1241。

光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其景如虹，其圓如暈，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即收。同遊有老者云，昨平雲上現二銀船，檣舵皆具，往來江村浦中，如人棹之，但不見人。然則光非一狀也。¹⁷

峨嵋山和雞足山的佛光應是同樣的景象，然而峨嵋山的金頂佛光因為遊者較多，流傳較廣，而雞足山因為地理位置偏遠，遊者較少，所以流傳有限，難怪明代文士常要在遊記中慨嘆山水有遇與不遇之別。

據峨嵋的僧人描述，在月明之夕峨嵋峰頂還可以看到另一個「聖燈」奇景，王士性登頂當天因為夜雨濕氣重並未見到，袁子讓則親眼見到此奇景，其載云：

一僧果語空中有燈現，予急出觀之，隱隱有一二點如星，飛在岩壑上下間，有頃分為數十，有頃漸分為數百，往來樓台欄甃之中，移時而散，竟不知為何物。¹⁸

袁子讓曾就聖燈現象仔細推敲其理，並與其家鄉蓉城的寶山夜火相較，云：「予鄉蓉城有寶山夜火，每日入則火見，或一散為百，或百會為一，今佛燈亦與寶山大小聚散相似。有謂日光在上，雲氣在下，相印以成光，然予遊觀南嶽、太和之間，萬仞之岩，不知凡幾，岩下未嘗無雲，岩上未嘗無日，然竟未有此光，則茲山之靈所獨鍾也。」¹⁹ 袁子讓說佛燈現象和他家鄉的寶山夜火相似，不過他遊南嶽、太和山雖然也在山上，但卻未曾看過聖燈現象，故以此推測這可能是峨嵋山特殊的奇景。

與佛光相比，聖燈的現象似乎更為罕見，因此遊記的記載十分有限，只有袁子讓〈遊大峨山記〉、陳文燭〈遊峨山記〉及尹伸〈遊峨眉後記〉、楊嗣昌〈峨眉山記〉四篇有記載，尹伸記云：「如望光而爛紅數點，忽離迷於萬仞巖谷之下，冉冉欲上，苦為勁風所抑，又復散去，遂至百千萬億，文以美名曰『聖燈』。」²⁰ 陳文燭記中云：「一僧報曰：『聖燈現矣。』疾走現光臺。始見其一，如火，漸至數百，時隱時現。僧云：『往，吹入殿中，信手掇之，一木葉耳。』」²¹ 聖

¹⁷ 倪志雲、鄭訓佐、張聖潔編：《中國歷代遊記精華全編》，李元陽〈遊雞足山記〉，頁 1331。

¹⁸ 同上註，袁子讓〈遊大峨山記〉，頁 1241。

¹⁹ 同上註，頁 1242。

²⁰ (明)不著撰者：《名山勝槩記》，冊 254，尹伸〈遊峨眉後記〉，頁 296。

²¹ (明)陳文燭：《二酉園文集》，卷 9，〈遊峨山記〉，頁 125。

燈起時數量相當多，木葉應不會無端掉落這麼多，且不論這種奇景不多見，即使能見到的遊者，也多無法探究此現象是如何形成，晚明遊記中常常提及「山靈怕忌人多取」²²、「造物亦吝此一段景光，不令吾輩收拾俱盡，留作他年快事乎？」²³旅遊途中的奇觀通常是可遇不可求，遊記中關於氣候的資料除了可作為氣象學者研究的資料外，如果能對特殊奇景加以深入研究其成因，未來或許更能有效掌握欣賞奇景的時機。

（二）水文地貌

山容水態之所以動人，不是山水個別的美，而是在於山石的雄險和泉瀑的湍急所形成高低反差的視覺震撼，因此遊記中最精彩的不是單純寫山或寫水，而是文人筆下變化豐富、動靜並陳水石相激的摹繪，其形象生動鮮活往往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山中若有瀑布，定是文士必遊之景，瀑布因為高度之故，水勢轟然下搗，形成一股雄壯氣勢，所呈現的景致懾人心魄，泉瀑之美正是來自其動靜相激的魅力，王士性訪天台山華頂途中在定光寺見「澗水自高山落，與石齒嚙，喧豸叫號，如瓊如練，如翔鸞鳳，倏忽萬狀。」²⁴鄒迪光遊浙江天台抵石梁觀瀑，記云：

雙澗之水合流下注，為瀑百餘丈，撼崖石而趨橋下，崩洩滌滌，如雷如霆。其飛流噴沫，漩澀滌滌，橫灑橋上，又如雨如霰。橋與崖石各為瀑所擊，欲泐欲仆，不能自安。此如渴虹見水，倉忙奔赴，盡其猛力而投于不測之淵。淵內復有怪物起而格鬥，兩鬥不相下，則以其餘怒嚙山嚙石，精奔神注，滲灑大地。²⁵

石梁瀑布百餘丈，震撼崖石，聲如雷霆，澗水猛力下搗入淵，澎湃之勢如淵內有怪物格鬥兩不相下，透過作者精彩的文筆，瀑布磅礴的聲勢如在目前。

晚明文士喜歡遊洞，特別是以鬼斧神工著稱的鐘乳岩洞，江蘇宜興的張公、善權二洞，由於交通便利之故，遊人甚多，因此遊記作品特別豐富，王世

²²（明）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卷7，〈遊七星巖〉，頁140。

²³ 倪志雲、鄭訓佐、張聖潔編：《中國歷代遊記精華全編》，李确〈雲岫山遊記〉，頁329。

²⁴ 同註22，卷4，〈入天台山志〉，頁93。

²⁵（明）鄒迪光：《始青閣稿》，卷15，〈遊天台山記·記三〉，頁342。

貞記遊張公洞記所見奇景，云：

石乳之下垂者愈益奇，為五色，自然丹腹，晃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者尺所；或怒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僅一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蓮花，如鐘鼓，如飛仙，如僧胡跪，不可勝紀。²⁶

鐘乳石洞因是岩溶地貌，故滑隘濕暗，大多需帶炬火進入方能照明，遊程中往往要面臨地勢險滑，煙燎燻眼，十分艱辛，然而當得見奇景時，一切之辛苦化為喜悅，大自然回報予無限的感動。最具代表性的洞穴遊者是徐霞客，他曾親自遊歷的洞窟達三百零六個，其中岩溶洞穴佔二百五十個，²⁷其筆下的洞穴既多樣又多姿，霞客所遊的雲南水簾洞，是罕見的鐘乳勝景，洞石樞柱綢繆，纓幡垂颺，在見到崖間被水所包裹維妙維肖的樹狀石乳，霞客忍不住擊下數枝攜回，其記云：

崖間有懸幹虬枝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為石，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即片葉絲柯，皆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邊不斂，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勻且肖者。余於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幹已腐，而石膚之結於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擊之聲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斷其三尺，攜之下，并取枝葉之綢繆凝結者藏其中；蓋葉薄枝細，易於損傷，而筒厚可借以相護，攜之甚便也。水簾之西，又有一旱巖。其深亦止丈餘，而穹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贅旒，細若刻絲，攢冰鏤玉，千萼並頭，萬蕊簇穎，有大僅如掌，而笋乳糾纏，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異之，欲擊取而無由，適馬郎攜斧至，借而擊之，以衣下承，得數枝。取其不損者二枝，並石樹之筒，託馬郎攜歸瑤山，俟余還取之。²⁸

鐘乳是石灰地質日積月累而成，因此崖間石樹經石乳淋漓，如雪之凝，如冰之裹，片葉絲柯隨形逐影，已是奇觀，而厚五分的鐘乳樹筒尤令人稱異，其中樹

²⁶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72，〈遊張公洞記〉，頁227。

²⁷ 唐錫仁、楊文衡：《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三章〈在地理科學上的貢獻〉，頁52。

²⁸ (明)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9下，〈滇遊日記十一〉，頁1045。

幹已經腐朽，而石膚結於外，形成天然的樹筒。其旁還有千形萬狀大小不一的鐘乳石，面對千萼並頭，萬蕊簇穎的鐘乳石，直讓人驚呼，這處實是有待開發推廣的旅遊景點。

《徐霞客遊記》堪稱是自然地理文獻價值最高的遊記，其內容豐富詳實，無人出其右，其記水文地貌相當多樣，如其記地熱頗詳，地熱即今所言的溫泉、硫磺泉，徐霞客按《一統志》尋查硫磺塘，經其仔細觀察後記此沸泉云：

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煙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齶，其中下縮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橐鼓風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熱若探湯；或躍時，風從中捲，水輒旁射，攬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爍人面也。余欲俯窺喉中，為水所射，不得近。其齶齶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其東數步，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養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²⁹

徐霞客形容硫磺塘滾沸的噴泉是「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及「攬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爍人面」，可令人感受到此處沸泉噴勢之大、範圍之廣及其高溫，而在硫磺塘附近鑿池引水「置桶養硝」，則說明了當地就地取材的營生方式，堪稱是地貌兼及經濟地理的描寫。其記珥源海子則云：

海子中央，底深數丈，水色澄瑩，有琉璃光，穴從水底噴起，如貫珠連壁，結為柱瑋，上躍水面者尺許，從旁遙覷，水中之影，千花萬蕊，噴成珠樹，歷歷分明，絲絲不亂，所謂靈海耀珠也。《山海經》謂珥源出罷谷山，即此。³⁰

此段對珥源海子水色澄瑩，有琉璃光，其從水底噴起，形狀如貫珠連壁，結為柱瑋，上躍水面者尺許，真實具體，徐霞客同時也考證了《山海經》所說珥源出罷谷山正是該處，其具有地理價值可見一斑。

從遊記中吾人亦可看到地理的今昔之變，如董應舉在遊福建時過漁溪一處，記云：「漁溪有石梁二十餘，如履齒枕沙泥中，宋時通海潮往來，今可種黍

²⁹ (明)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9上，頁1008-1009。

³⁰ 同上註，卷7下，頁907。

矣。」³¹袁宏道記西湖一帶的景觀變化更大，如寫鑑湖的消失云：「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閘，湖盡為田矣。」³²張京元寫西湖九里松的消逝，感慨中別具一種意境之美，令人發悠悠之思情，其記云：

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擎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于錢塘潮，今已化為烏有。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峰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³³

根據周密《武林舊事》記載，九里松是唐代杭州刺史袁仁敬在通往靈隱、天竺等佛寺的大道上所植的行道樹，左右各三行，後來松樹高大蒼鬱，形成巨松成林，拂雲蔽日的景象，但自明萬曆年間起，松樹日少，松景每況愈下，致使張京元有此滄海桑田的感嘆。張京元筆下的「飛龍擎空」寫出松的遒勁嶙峋與勃勃生機，「萬綠參天」寫出松林的綿延高聳，「松風聲壯於錢塘潮」寫出了松濤聲的浩大，而文末滄海桑田的感慨使全文充滿盛況不再的歎噓，其情景交融的描寫筆調，將所見的景致提升為景物變遷的感懷，格外感人，不愧是寫景高手。

遊記中對於自然地理的敘述最多，無論是氣象、地質、地貌或滄海桑田的改變，都是研究極佳的資料。

二、動植物研究的價值

豐富多樣的動植物點染出山水的勃勃生機，雖然對動植物的觀察並不是古代旅遊的主要動機，然而遊記中卻不乏對動植物的描寫，文人在遊記中對植物的關注顯然較多於動物，植物是妝點自然的畫師，萬紫千紅的花卉，姿態各異的松柏，為大自然增添許多風情，在文人、畫家的眼中，植物更是被賦予了人格的象徵，如松柏經歲寒而後凋，象徵君子堅忍不拔的性格；梅蘭竹菊更被譽為品格高潔的隱士幽士。不過晚明文士眼中的植披，多以令人驚豔或讚嘆取勝，其中以花卉及松最為常見，花卉以綿延數里的花海為奇，觀之令人眼睛一亮，北直隸香山的杏花便是以漫漫花海的壯觀景象出現，王衡於萬曆十六年（1588）

³¹（明）董應舉：《崇相集》，〈遊莆記〉，頁 610。

³²（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10，〈鑑湖〉，頁 445。

³³（明）不著撰者：《名山勝槩記》，冊 252，張京元〈西湖小記〉，頁 623。

春遊香山，其描寫云：

見山上下皆漫漫遙白，余曰：「雲也。」子瞻營視不應，徐而曰：「其雲耶？將無是英英者耶？」已而問之山農，乃真杏花也。始大叫，以為奇絕。相與至臥佛寺，面面皆花，而一緋杏據西原上，大可盈抱，且殊麗。三人緣而上，則枝輪膠覆，若倒掛茱萸網，網外復施百步錦障。余怡蕩不自持，而日且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脫衣掛壺於此，乃捨而至香山，宿於來青軒。從軒前望花，如春后薄雪，鬚鬚滿野，而不蔽穢濃草樹之觀。³⁴

壯觀能引發美的感動，帶給人身心舒暢的美感與快感，王衡所見正是如此，英英的杏花開得滿山遍野，望之如雲似霧一般，稱之花海不為過。

陶望齡遊太湖洞庭山時，洞庭山的植批也以廣袤無垠的壯觀美讓人驚嘆，其記云：「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梨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其族之所聚，連林廣囿，彌望無極，而各以地盛，……宿天王寺，寺如在橙圃中也，數百畝間，殆無雜樹。」³⁵在此各時節的花果以令人驚豔之姿出現，讓人嘆為觀止。袁宏道遊光福所見的「山中梅最勝，花時香雪三十里」、「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³⁶，不僅寫盡了春遊的繽紛，在廣袤的花海橘林也印證了數大就是美。

奇花也是文人眼中的驚奇，雲南以盛產奇花異卉聞名，山茶花以品類眾多著稱，王士性記其遊雲南太華山時，見到太華寺山門前的山茶，云：「兩墀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明，飛丹如茵，列秀如幄，倦欲坐其下，神懷復王。」³⁷徐霞客記載雲南奇特的牡丹云：

壁紋瓊葩瑤莖，千容萬變，皆目所未收。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離披，布滿石隙，為此地絕邁，乃結子垂垂，外綠中紅，又余地所未見，土人以高遠莫知採鑒，第曰山間野藥，不辨何物也。³⁸

³⁴ (明)王衡：《緱山先生集》，卷10，〈再遊香山至平坡寺盧師山記〉，頁10。

³⁵ (明)陶望齡：《陶文簡公集》，卷6，〈遊洞庭山記·其二〉，頁356。

³⁶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4，〈光福〉，頁170。

³⁷ (明)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卷7，〈泛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峰記〉，頁141。

³⁸ (明)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5上，〈滇遊日記一〉，頁683。

雲南氣候四季如春，故特別適合花卉生長，無論是茶花或牡丹，花色均碩大鮮豔，引人注目，徐霞客還曾描寫雲南龍首關的蛺蝶花樹，其四月花開時吸引千萬真蝶而來，引來人群圍觀，記云：

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群而觀之，過五月乃已。³⁹

蛺蝶花以鬚翅栩然與生蝶無異著稱，最希罕的是長達兩個月的花期，會吸引來千萬真蝶，構成一幅令人稱奇的繽紛畫面，吸引眾多遊人圍觀，藉著遊記的資料記載，這種罕見的品類若能栽培推廣，必能飽大眾眼福。

晚明遊記中最常出現的植物是松，松是高海拔寒帶最為常見的植物，耐冬長青，具有堅卓不群的特色，故成為詩文中君子堅忍的象徵，因此登山的文士筆下以此為題的甚多，沈守正遊香山時描寫行經延壽庵所見的山松，認為可與黃山媲美，其云：「偃蹇奇幻，遏雲拂地，殆與天目、黃山爭價。」⁴⁰黃山的松樹以形狀特別為奇，徐霞客放眼望去的黃山奇松是：「絕巘危崖，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僅數寸，平頂短鬚，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山中又有此奇品也。」⁴¹而獅子峰上的擾龍松，其堅強的精神令人感佩：「塢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幹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結，蟠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上下，幾與峰等，所謂『擾龍松』是也。」⁴²這株斜拖曲結的巨松，在岩石間深深扎根，進而裂石而出，樹幹雖不高，然而枝葉卻蟠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上下，幾與峰等，這是何等旺盛、勇於戰勝惡劣環境的生命力。尹伸遊武當山南岩時，見到該處的松杉是：

壑面千百年松杉，挺然而上，黝然而彌谷被嶺者，不知其幾千萬株也。此山杉凡三種，其一皴皮球實，其一杉身柏葉，垂垂如編線，皆異種，恨不攜《埤雅》、《草木狀》等書對之。⁴³

³⁹ (明)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8上，〈滇遊日記八〉，頁921-922。

⁴⁰ (明)沈守正：《雪堂集》，卷6，〈遊香山、碧雲二寺記〉，頁661。

⁴¹ 同註39，卷1上，〈遊黃山日記〉，頁14。

⁴² 同註39，頁16。

⁴³ 倪志雲、鄭訓佐、張聖潔編：《中國歷代遊記精華全編》，尹伸〈參遊記〉，頁1026。

在不知凡幾的千萬株松林中，尹伸能精細的分辨出品種的不同，實不得不讓人佩服其觀察之細膩與深入。

除了植物，自然界中充滿著多樣的動物，不過因為山深林靜，一旦人語雜沓，飛禽走獸早驚慌走避，因此文士筆下最常見的題材以游魚較多，鳥雀較少，走獸則罕見，惟鍾惺遊中巖時曾記猿鳥盛多的情形，云「猿鳥往來若游魚」，⁴⁴雖然誇張，卻是遊記中少見。

晚明遊記中也不乏對特殊動物的記錄，如曹學佺記閩中永福山水的特殊魚種，云：「有魚腳而神，可愈人疾。」⁴⁵不知是否就是娃娃魚？許楚遊黃山經蓮花庵時見到一種鮡魚，除了長相十分奇特，其脂製箭，可使箭飛無聲，其記云：「水中鱗次異狀四見，螭頭常含水緣木取渴鳥食之，號曰鮡魚。其脂用和硝矢，致遠無聲，亦方物殊種也。」⁴⁶李确遊嘉興雲岫山時見到當地網候鳥為業，其記云：「山有鳥，仲秋始至，名秋鳥，可充盤餐佳味。腹有青胡椒，知從日本來，居人網此為業。」⁴⁷這種網候鳥充盤餐佳味的行徑，在現今當然是要被制止，不過當時嘉興一帶的居民以此為業，可見當時候鳥之多，遊記中關於動物禽鳥的記載，不僅提供了知識性的認識，同時也是極佳的生態資料觀察。

三、 建築古蹟研究的價值

劉天華《旅遊美學》云：「一個著名的風景區，一般不是一個兩個藝術家能建成的，而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改進和完善的，凝集了好幾代、甚至數十代人的智慧和勞動，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和歷史性。」⁴⁸秀麗的山水有了遊客登臨之後，許多亭臺樓閣的建築也因此隨之而起，這些亭榭樓閣，不止提供遊人休息品茗、登高觀景之需，本身亦是供人觀賞的景物；經過時間的累積，建築成為歷史古蹟，人文景觀因之更為豐富，這些建築包括寺廟及亭臺樓閣等。

在人跡較罕至的深山，寺觀的是食宿不便的登山訪勝者最佳的休憩處，王淑良曾說：「中國古代寺院中備有清靜客舍，置辦齋食，作為旅途住宿之所，與其他旅舍相比，清幽、雅潔、遠隔塵寰，易引發文人的創作靈感，所以最受旅

⁴⁴ (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卷20，〈中巖記〉，頁324。

⁴⁵ (明)曹學佺：《石倉文稿》，卷3，〈永福山水記〉，頁908。

⁴⁶ (明)許楚：《青巖集》，卷11，〈黃山初記〉，頁114。

⁴⁷ 倪志雲、鄭訓佐、張聖潔編：《中國歷代遊記精華全編》，李确〈雲岫山遊記〉，頁327。

⁴⁸ 劉天華：《遊記美學》，頁134。

行者的青睞。」⁴⁹晚明遊記中處處可見相關的描寫，如馮夢禎遊天目山七星石，載：「禪居鱗次，約百餘椽，爲雙清莊，一曰浮玉禪林，浮玉，天目別名也，主僧款接甚恭。」⁵⁰天目山因風景清幽，吸引僧侶在此清修，而成爲名勝後，櫛比鱗次的禪寺爲遊客提供方便的食宿，而吸引更多遊客前往，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寺廟建築也是遊觀中重要的人文景觀，姚希孟遊洞庭山後，特別撰著〈遊洞庭諸刹記〉一文，其記水月寺云：「長松夾道，寺前銀杏數本，大可合圍，霜葉凌舞，令人鬚眉古淡。」⁵¹記華山寺云：「長松類水月，龍鱗虬幹，壽且數倍之，映月更角奇炫怪。」⁵²記天王寺云：「松林亡際，橫被數畝，其大小類水月，而近寺數十株，鱗疊羽綴，殆華山雁行，正殿亦就頽，然制度古雅，前朝遺式也。」⁵³凌霜歷雪的老松是寺廟蒼古的象徵，松之堅定卓絕與寺之清靜無染，帶給人遺世獨立的超脫感，而形成古雅幽靜的環境氛圍。

文人對歷史悠久的古刹具有一份特別的情懷，晚明著名的古刹很多，王世貞遊南京棲霞寺時記云：「天下名山大刹處處有之，然不能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茲寺與濟南之靈巖、天台之國清、荊州之玉泉而已。」⁵⁴江蘇南京棲霞寺建於南齊永明七年（489），初名棲霞精舍，明洪武年間更名爲棲霞寺；山東長清靈巖寺，建於東晉永和十年（354），傳說朗公和尚說法，亂石點頭，故定名爲靈巖寺；浙江天台國清寺建於隋大業元年（605），是佛教天台宗的發祥地；湖北當陽的玉泉寺早在東漢建安年間，普淨和尚便在此結茅修行，蜀漢爲之建普淨庵，隋開皇年間（約581~600）再建，定名爲玉泉寺，以上皆是歷史悠久的千年古刹。

具有歷史、文學意義的亭台樓閣等建築亦是文人喜遊樂記的景點，王士性楚江之遊便記滕王閣云：「閣其舊址於章江門外，高五十尺，四周步欄，咸複陸閣道，垂以簾櫳。」⁵⁵記白鹿洞書院云：「白鹿則踞匡廬之支，對平岫，臨碧流，松杉千本。」⁵⁶袁宏道記吳中園亭之昔盛今衰云：「吳中園亭，舊日知名者，有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圃，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所謂崇

⁴⁹ 王淑良：《中國旅遊史（古代部分）》，（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86。

⁵⁰（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27，〈天目遊記〉，頁398。

⁵¹（明）姚希孟：《循滄集》，卷1，〈遊洞庭諸刹記〉，頁826。

⁵² 同上註，頁827。

⁵³ 同上註。

⁵⁴（明）王世貞：《弇州續稿》，卷63，〈遊攝山棲霞寺記〉，頁832。

⁵⁵（明）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卷6，〈楚江識行〉，頁129。

⁵⁶ 同上註。

岡清池，幽巒翠篠者，已爲牧兒樵豎斬草石礫之場矣。」⁵⁷可見宋代蘇舜欽滄浪亭及范成大石湖舊隱在晚明已經荒廢不堪，其他如西施的響屐廊已經盈谷皆松，至於王羲之時的依山依澗的蘭亭，在晚明卻被俗儒擇平地砌小渠重建，這些古蹟建築都可以從遊記上的記載看到其面貌或改變。

遊記中古蹟或建築往往有其歷史背景或傳說，文人因爲文化修養較高，故對於這些人文具有深厚感情，常將所見與知識相應證，如天台山的寒巖是唐代詩人寒山居住之地，葉良佩遊該地時記云：「寒巖後洞比明巖尤邃且廣，可容百駟，而梵宇亦宏敞，正寒山子所居兩巖。」⁵⁸王士性遊天台山太平寺時記云：「東北爲司馬晦山，《道書》第十六福地。又北爲靈墟，則白雲先生所棲息焉，亦七十二福地之一。」⁵⁹司馬晦山是處士司馬承禎所居處，他曾奉詔出仕，繼而又悔之，所以以此稱之，白雲先生就是人稱睡仙的陳搏，陳搏是修道有成的隱士，不願出仕，稱白雲先生，據遊記記載武當山、華山都有他的蹤跡。

神話與傳說常將自然和人文景觀巧妙而協調的聯繫起來，使山水充滿詩情畫意，也使之更富有人文內涵，如馮夢禎記白嶽的玄君像是百鳥銜泥所成，云：「白嶽即齊雲巖，在休寧東南四十里，相傳玄君現凡夫身，修身其處，飛昇後，百鳥銜泥以成聖像，今殿中像是也。像將成，缺數指，爲人沖破，續之必脫。」⁶⁰鄒之嶠遊天台山，記大士顯聖救民的經過云：「昔嘉靖年，流賊殘害良善，忽遇一婦人，冶粧從亭入，流賊急入，追之不可得，繼而官軍旋至，賊無一得脫者，土人新此亭，爲唐濟洲大士顯聖云。」⁶¹這些美麗的傳說與掌故，豐富了景觀的內容，深化了山水的意義。

不過科學思想發達的晚明時代，文士也不是一味的相信傳說，他們心中有一把理性的尺，衡量著傳說的可信度，如王士性遊高山少林寺詢問著名的秦封槐所在，其記云：「殿前檜柏入霄漢，問秦封槐，則風摧二十年矣，今寺東一槐，亦可數百年，黠僧往往謬指以誇，遊人無辯者。」⁶²僧侶嚮導有時爲吸引遊客，有時是省卻麻煩，隨意附會的情形時有所見。另外，許多名山都有所謂的「捨身崖」，許多有情男女真的從崖上跳下捨身，馮夢禎遊白嶽時，特別提出捨身即棄俗之意，並非叫人真正捨身，其云：「左行百步有捨身崖，下臨百尺，羽流云：

⁵⁷ (明)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4，〈園亭紀略〉，頁180。

⁵⁸ (明) 葉良佩：《葉海峰文集》，卷2，〈天台山記遊〉，頁169。

⁵⁹ (明) 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卷4，〈入天台山志〉，頁93。

⁶⁰ (明) 馮夢禎：《快雪堂集》，卷28，〈白嶽記〉，頁405。

⁶¹ (明) 不著撰者：《名山勝槩記》，冊253，鄒之嶠〈遊天台山記略〉，頁182。

⁶² 同註59，卷1，〈嵩遊記〉，頁32。

『數有癡男子捨身於此。』蓋捨身亦棄俗之義，安得錯解。」⁶³

面對文化積澱深遠的古蹟，文士自然而然會興起與自己所知相印證的幽情意緒，對於歷史遺跡，文士們有相見恨晚的惺惺相惜之感，對於傳說軼聞，文士們則有冷靜的觀察與批判，史蹟傳聞可以視為增加名勝豐富度的一種文化積澱，至於是優秀或謬誤，善於遊者應具有判斷的素養。

四、 風俗文化研究的價值

由於生活環境與族群的不同，各地方皆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及價值觀，這些統稱為風土民情，王士性曾仔細觀察浙江地區，得出各地民風不同的結論，其云：

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谷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驚愾，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羽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存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⁶⁴

王士性依居住水鄉、丘陵、濱海的不同，將浙江人分成澤國之民、山谷之民及海濱之民三類，並得出結論澤國之民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猛烈驚愾，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王士性觀察出地理環境的不同對生活方式有極大影響。

基本上，旅遊活動多是在異地他鄉進行，所接觸的人事物不同於自己熟知的習慣、觀念，因此各地的風土民俗便成為文人筆下的驚奇，以住為例，王心一行記錢塘江居民好樓居，云：「錢塘東連大海，故江潮勢如雷車，……民好樓居，丹楓黃葉，與蒼松翠竹點綴江樓間，不絕如錦，但水味若鹵，不可以茶。」⁶⁵行經武林，則記曰：「嘉湖土貴，隙地皆桑，三百里舟行桑陰中。」⁶⁶這是江浙水鄉一帶的民情；而劉榮嗣記其西山之遊所見的居處則是人居岩下，有墻無

⁶³ (明) 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28，〈白嶽記〉，頁 405。

⁶⁴ (明) 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廣志繹》，卷 4，〈江南諸省〉，頁 324。

⁶⁵ (明) 王心一：《蘭雪堂集》，卷 4，〈錢塘江行記〉，頁 561。

⁶⁶ 同上註，〈武林道中行記〉，頁 560。

蓋，十分奇特，其記云：「西北行二里，曰靠岩，人居岩下，其室有牆無蓋，以岩爲蓋。」⁶⁷徐霞客所見廣西土州的居所是上下兩層，上層住人，下層畜牛豕，其記云：「土人俱架竹爲欄，下畜牛豕，上爨與臥處之所託焉，架高五六尺，以巨竹槌開，徑尺餘，架與壁落俱用之。」⁶⁸這是少數民族的居住方式，在吾人看來匪夷所思，其實若換成他們來看江南居的水上人家，應也一樣充滿驚奇。

除了居住，服飾無疑是最明顯的文化衝擊，王心一曾記上黨的民情與打扮云：「其民鮮常業，其俗輕生而重利，每爭一錢之微，輒自盡。童子辮髮雙髻，婦人多以花帕覆其首而半施其臂。」⁶⁹上黨在晉中，即今山西省，王士性曾記載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⁷⁰王心一不僅觀察到上黨一帶民風輕生重利，且發現當地服飾與江南有極大不同，其童子是辮髮雙髻，婦人則多以花帕覆蓋其首而半施其臂，而最明顯穿著上的差異是不同種族的服飾，徐霞客筆下曾記載廣西少數民族的服飾，云：

男子著木屐，婦人則無不跣者。首用白布五、六尺盤之，以巨結綴額端為美觀；亦間有用青布、花布者。婦人亦間戴竹絲笠；胸前垂紅絲帶二條者，則首目之婦也。裙用百駢細襴，間有緊束以便行走，則為大結以負於臀後。土酋、土官多戴氈帽，惟外州人寓彼者，束髮以網，而首與官俱無焉。交人則披髮垂後，並無布束。間有籠氈帽於髮外者，髮仍下垂，反多穿長褶而足則俱跣。⁷¹

廣西少數民族男子著木屐，女子赤足，他們的頭用布五、六尺盤之，在額端點綴巨結，婦女穿百駢細襴裙，臀後繫大結，土酋、土官則戴氈帽，交人則披髮垂後，這樣的穿著對身為漢人的徐霞客而言，無疑是新鮮而奇異。

各地飲食、交通差異亦頗大，徐霞客曾記載在廣西相村見到當地人食生魚片的情景，其記云：「乃取巨魚細切爲膾，置大碗中，以蔥及姜絲與鹽醋拌而食之，以爲至味，余不能從，第啖肉飲酒而已。」⁷²在行的部分，徐霞客遊雲南渡龍川東江時見到當地人搭起的藤橋，令人心悸目眩，難以舉足，霞客記云：

⁶⁷ (明) 劉榮嗣：《簡齋先生集》，卷 4，〈西山紀遊〉，頁 442。

⁶⁸ (明) 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 4 上，〈粵西遊日記三〉，頁 523。

⁶⁹ (明) 王心一：《蘭雪堂集》，卷 4，〈至上黨記略〉，頁 557。

⁷⁰ (明) 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廣志釋》，卷 3，頁 317。

⁷¹ 同註 68。

⁷² 同註 68，頁 518。

一里餘，則龍川東江之源，滔滔南逝，繫藤為橋於上以渡。橋闊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絡於兩崖，從樹杪中懸而反下，編竹於藤上，略可置足，兩旁亦橫竹為欄以夾之。蓋凡橋鞏而中高，此橋反掛而中垂，一舉足輒搖蕩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後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馬也。⁷³

江南的橋多是中高而拱，此藤橋是從兩崖樹間懸掛中垂，搖盪擺動，面對橋下滔滔江水，恐怕就令人目眩頭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曹學佺記福建以「招」度險瀨的情形，其云：

舟用樟木，底方而質軟，無橫梁，以釘鉗其縫，首有木形如大刀，長丈五六尺許，名曰招，後有舵長減三分之一，操者兩人，容可三、四十石而止。由澗口抵瀨下凡三百六十餘灘，其號最險者數十，復口而下歷數十瀨為大甕，將及數里有聲轟然，如瀉水甕中。又下為雷瀨，如驚霆乍奔，吼震地軸。舟至其處，首一人操招瞪目，視水勢為左右，舵者聽其趨而相之，水喧不可聲傳，則左右以臂衝怒濤劈危石而過，舟躍丈許，陷於浪濘中，溺而復起者數四。招者危不可立，輒蹲而過之，不一瞬而出於澄潭。⁷⁴

這種名為「招」的小舟，底方而質軟，又無橫梁支撐，故是以輕巧見長，當地以這種小舟渡瀨，據曹學佺稱由澗口抵瀨下計有三百六十餘灘，其中險灘數十，當小舟要經過驚霆乍奔的險灘時，操招二人在前者要視水勢左右，在後掌舵者要趨而相之，二人要密切配合，才能衝怒濤劈危石而過，在讀到小舟在險灘中「舟躍丈許，陷於浪濘中，溺而復起者數四」，實令人為之捏一把冷汗。

風土民情的不同除了展現在食衣住行上，各地特殊的節慶更具特色，粵西風俗是：「正月初五起，十五日止，男、婦答歌曰『打跋』，舉國若狂。」⁷⁵蘇州六月二十四日的荷花蕩，則是士女傾城而出，一舟難求，張岱家住杭州，他偶至蘇州見到這個熱鬧的節慶，記云：

⁷³ (明) 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 8 下，〈滇遊日記九〉，頁 995。

⁷⁴ (明) 曹學佺：《石倉文稿》，卷 3，〈永福山水記〉，頁 908~909。

⁷⁵ 同註 73，卷 4 上，〈粵西遊日記四〉，頁 556。

天啟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蕩。樓船畫舫，至魚鱸小艇，雇覓一空。遠方遊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蕩中以大船為經，小船為緯，遊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妝淡服，摩肩簇鳥，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歎暑燁爍，靡沸終日而已。荷花蕩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鞋鞞不至為恥。⁷⁶

晚明杭州西湖的香市盛況亦十分精彩，從花朝到端午持續約三個月之久，是一個相當盛大的市集，張岱記云：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寺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孩兒嬉具之類，無不集。⁷⁷

西湖香市緣起於到普陀山進香的香客眾多，自然形成熱鬧擁擠的市集，這段期間西湖一帶幾乎無日不市，其中昭慶寺特別熱鬧，市集中賣的東西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從三代八朝的骨董到胭脂簪珥、牙尺剪刀、木魚、玩具，色色具備，從張岱的描述，吾人可以想見昭慶寺一帶市集的熱鬧滾滾。

透過遊記作者的眼睛，吾人也看到了各地的風土民情，這些記載是考證民俗最真實的資料。

五、 宗教研究的價值

自古以來山水和宗教即有密切的聯繫，翻開晚明遊記，處處可見衲侶道士的蹤跡，或同遊，或嚮導，或借宿，這些修行者是晚明文士精神上言談的對象，也是實際提供其遊山玩水的協助者。僻靜的山林和平和無爭的宗教共相輝映，

⁷⁶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1，〈葑門荷蕩〉，頁14。

⁷⁷ 同上註，卷7，〈西湖香市〉，頁109。

帶給人超脫塵俗的舒暢，有助靜心潛修與悟道，僧人道士的山林棲居，對於山水幽秘的發現有極大貢獻，許多風景地因此而得到開發，僧人道士因棲居於此，熟悉路徑，因此成爲前去遊觀的文人墨客最佳的嚮導，修養較高的僧道，甚至可和文士談禪論道、吟詠詩文。文人在山中遇到最多的是僧侶、道士，在深山窮林尤多是苦修者，袁中道：「其絕壁巖棲者，隱隱樹中如蜂房，間多披裘念一之夫，餌芝煮石，咽氣殮和，永絕梯磴，獨耦煙雲，以待羽化者。」⁷⁸顧諤遊黃山記絕粒三年，以血書法華經的水齋僧，云：「僧水齋者棲此，絕粒三年，刺血書法華經方竟，將于六月六日然指作供，以報佛恩，余敬禮之。」⁷⁹謝肇淛登泰山，見到苦行十五年矯健如飛的散髮道人，云：「崖左爲仙人橋，半壁有石隱出僅尺許，一散髮道人杖石上，召之至，自言洛人也，苦行十五年矣，問其姓名，不對。衲衣跣足，步崖壁間如飛，心殊賞之。」⁸⁰馮夢禎遊天目山所見的麓慧上人則是自苦，卻仍善待遊客的僧侶，馮夢禎記云：「五日供具頗累寺僧，僧貧甚，有瘠田荒山若干畝，不足自給，而任糧里之役及賓旅掛搭之費，近復以茶受縣官徵索，苦不可言，償之金，堅不受。」⁸¹處境這麼艱辛，還能堅持不接受金錢，其德行也就可知。

徐霞客因長期在外探索名山，見到許多僧侶，其記雲南護國寺寄錫僧大乘的苦修行止，令人感佩，其記云：

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其後遂危崖迴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前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殿中者，一見即爲余爇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間東登朝陽。……還飯舊寺，即欲登頂爲行計，見炊飯僧慇懃整餉，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即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嫗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眾。有予衣者，輒復予人；有餉食者，己不鹽不油，惟恐眾口弗適。」余初至此訊之，師不對；余肉眼不知即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爲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眾，欲於此靜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癢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

⁷⁸ (明) 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卷 16，〈遊太和記〉，頁 674。

⁷⁹ (明) 潘之恆：《黃海》，冊 230，紀游卷 28，顧諤〈暑游黃海紀〉，頁 177。

⁸⁰ (明)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 8，〈登岱記〉，頁 7。

⁸¹ (明) 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27，〈天目遊記〉，頁 397。

余宿前殿，師獨留正殿，無具無龕，徹夜禪那不休。⁸²

徐霞客先以護國寺舊寺仍嚴整，為寄錫僧的勤樸埋下伏筆，以「一見即為余爇飯」，說明其待客之誠，而大乘僧的行止是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自己不鹽不油，卻惟恐眾口弗適；已箸不沾蔬，卻殷勤以蔬奉客，霞客後來轉憶山下老嫗曾提過山上有損口苦體，以供大眾的僧侶，才想到原來此人正是大乘本人，末尾霞客以寒雨深夜，師獨留無具無龕之正殿，徹夜禪那不休作結，大乘之勵修精進予人以深刻難忘的印象。

不過也有一些僧道令人不敢苟同，如馮夢禎兩次遊白嶽時，遇見的羽流卻是前恭後倨，其云：「前者余至，曾于健作令，羽流聞，先聲吹步虛迎至山半，今但茶迎天門而已。」⁸³以前因馮夢禎是以仕宦身份遊山，故僧人聲吹迎接，此際他已隱退，故僅在天門奉茶而已，然而這還不算壞，宋彥遊京師香山欲投宿時，富甲一方的主僧淨香不肯留宿，倒是窮困老病的僧侶極有人情味的收留了他，其記云：

余欲暫假信宿，土人云其主僧號淨香，住西方菴，富甲西山，非顯要不交，那得輕留宿？余訪之，果然。復從右小徑得一僧舍，湫隘殊甚，其僧老病，一徒乞食于四方，遇余欣然，因留寓。⁸⁴

宋彥聲稱其淨香僧時，「久不得見，一僧出揖，桀然有貴人風」，跟這位富甲西山的貴人相比，後者這一位老病僧人和他的弟子就顯得有人情味多了。

湯賓尹遊廬山時，曾以國清、天封等頽寺羸僧比照當時香火鼎盛的饑髡俗羽，而發出感嘆云：

往，東遊國清、天封，見其寺之頽，僧之羸，狀幾不堪。然僧亦何用肥澤也？泰岱、武當、九華、白岳，皆以香火之盛為饑髡俗羽所踞，室牖華美，酒肉狼戾，佳山水成一穢場，大可惋惜。⁸⁵

⁸² (明)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5下，〈滇遊日記三〉，頁731~732。

⁸³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28，〈白嶽記〉，頁405。

⁸⁴ (明)宋彥：《山行雜記》(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8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1冊影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頁867。

⁸⁵ (明)湯賓尹：《睡庵稿》，卷13，〈遊廬山記〉，頁198。

名山勝境一旦淪為酒肉場域，實在令人敗興，泰岱、武當、九華、白岳等地因香火鼎盛，遊人眾多之故，致使靈修聖地成為世俗場域，湯賓尹稱之為「饑髡俗羽」，其厭惡之情可知。

大致而言，僧侶修養的高低與名勝的知名度不一定成正比，真正苦修者多在深山荒僻處，熱鬧名勝之地，因應接遊客多了，反而世俗僧道較多，從遊記的記載中可認識明代僧侶的諸多類型，亦可瞭解此時期宗教名山的狀況。

六、藝術研究的價值

書法不止是一種藝術形式，更是人格的表現，在文士的認知裡書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不過隨著時間的消逝，古代文學家、書法家的手跡多已不見，藉著名山勝境的石刻題壁，後人則能保有憑弔或拓印的依據，在遊記中處處可見文士對蒼古石壁上古人的真跡的欣賞與喜愛，楊嗣昌曾感嘆地說遊有三恨，恨「山無名士，邑無名酒，石無名鐫」⁸⁶，石無名鐫指的正是題石。

石刻是書法藝術與文學的結合，優秀的石刻具有書法藝術美，馮夢禎〈遊攝山記〉載云：「過白鹿泉般若臺，臺有四十二章等經，石刻俱名流所書。」⁸⁷晚明的遊記中保留甚多石刻記錄，如鍾惺〈中巖記〉記該地有黃庭堅的題石，云：「石壁四周有黃魯直大小二石刻，壁間宋元刻頗多。」⁸⁸陳芹遊江西百丈山時尋得柳公權「天下清窺」等四字的石刻，喜出望外，記云：「將歸刻石與好者共書史評，古今大書惟米南宮，獨惜無真書，而柳有大楷，不見于世，今始出，喜茲遊之不虛也。」⁸⁹文士為了保有這些古人的真跡，往往煞費苦心，徐霞客在廣西陽朔時為了搨陸游、范成大遺刻及水月洞碑，受盡刁難，搨工為了多索錢先是漏搨，後是一再拖延，致使霞客擬前往柳州之行程延宕，他到柳州時又為了搨黃山谷碑及韓忠獻碑，又先後遇到被人搨去及紙張短缺的問題，⁹⁰

題石對文士是意義不凡，主要是題石具有藝術性、歷史性和文化性的價值，石刻除了保留了書法家的真跡之外，有時也有了輯佚的功能，鍾惺游浮渡山時曾執燭抄錄石刻上的詩，其記云：

⁸⁶ (明) 楊嗣昌：《楊嗣昌集》，卷 56，〈太華山記〉，頁 1383。

⁸⁷ (明) 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28，〈遊攝山記〉，頁 415。

⁸⁸ (明)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卷 20，〈中巖記〉，頁 325。

⁸⁹ (明) 不著撰者：《名山勝槩記》，冊 253，陳芹〈遊百丈山記〉，頁 257。

⁹⁰ (明) 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事見《徐霞客遊記》之〈粵西日記一〉、〈粵西日記二〉，頁 327~390。

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鯉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鈔竟，各作一詩，刻于壁。……入尋巖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遒古，文稱之。完好可搨，志亦未收。⁹¹

由於文士本身的文化素養所致，石刻一方面滿足了文士書法藝術、古人真跡欣賞及詩文輯佚等諸多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因為石刻不容易隨時間湮滅，能與天地長存，因此也成為欲藉題石展現自己才識，期能與天地不朽者的另一種文學傳播途徑，而形成文士名勝處必有題石的特殊文化，如曹學佺和沈從先遊方廣寺時，曾勸沈從先題詩於壁，云：「予勸從先詩成即題于壁，使人知窮僻之地，亦有外方來遊者。」⁹²鍾惺在浮渡山不止抄錄前賢作品，也將自己的作品留於壁間，供後人觀覽，正也是這種文化下的作法，故歷來題石作品不絕。

題石一旦成為風氣，良莠不齊的情形自然隨之出現，優秀的題石作品固然可以因其風雅高妙，為山靈增色，而不好的作品實在也有破壞環境，使山川容毀的隱憂，楊嗣昌雖然以石無名鑄為一大憾恨，但對於遊人惡筆雜題，他也不表苟同。⁹³鍾惺在遊泰山時也曾記云：「明日由署東上，出其後為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四年御製并書，書作漢隸，字專數寸，闡然而光。留不欲去。而其旁有蘇頌書頌，俗子以四大字奪之，恚不欲觀。」⁹⁴眼見名家之作被俗筆覆蓋，真是令文士痛心。

西湖湖心亭位居西湖之中，居其中可以欣賞西湖的水光瀲灩，湖光波色，是著名景點，張京元夜遊此地，看見新月掛空，西湖雄麗空闊，面對美景不禁狂喜欲絕之際，但見到亭中錯雜的題詠，他不禁抱恨地說：「恨亭中四字匾額、對句，填楣盈棟，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⁹⁵不辨優劣填楣盈棟的題字對人文景觀是重大的破壞而不是風雅，而這種破壞又無法復原，難怪有識的文士要痛心慨嘆。

石刻題壁是遊者高度審美素養的呈現，山水之美經由其撮要讓人更能體會與欣賞，而這些題壁內容也是文士在面對自然時，內心思考與體會的投射，不管其書法藝術之美或內容之美，經由遊記的記載，這些藝術文化亦能有所保存。

⁹¹ (明)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卷 20，〈游浮渡山記〉，頁 332。

⁹² (明) 曹學佺：《石倉文稿》，卷 3，〈永福山水記〉，頁 910。

⁹³ (清) 李榕原修，郝永成補刊：《華嶽志》，頁 595。

⁹⁴ 同註 91，卷 20，〈岱記〉，頁 335。

⁹⁵ (明) 不著撰者：《名山勝槩記》，冊 252，張京元〈西湖小記〉，頁 622。

七、政治經濟社會研究的價值

由於遊記是遊記家耳聞目睹的真實記錄，因此隨著遊者所歷所見，一些該時代的社會現象便成為可貴的歷史文獻，陳惠卿曾以《徐霞客遊記》探討其明代藩鎮巧取豪奪及土司制度紊亂的情形，⁹⁶便是從時政的角度觀察。晚明文士雖然在遊記中不多談政治，然而也不乏對當時社會的觀察及描寫，黃汝亨遊東天目大滌洞霄時見到白石遭濫採，其載：

稍進而小橋泉石更清澄可美，旁多白泥，初視之如堆玉積雪，似可觀。聞之人言，白石在本山三里外，近為市人琢之入溪，搗為粉，取重貲，為此山聚穢，又恨無力掃除之耳。⁹⁷

遠在三里外的白石被運至此搗為粉取利，黃汝亨稱之為「為此山聚穢」，而溪旁白泥如堆玉積雪，說明了污染的嚴重。又其遊西天目時，見到開礦之害，其記云：

又數里，石壁峻立方數十丈，籠罩碧翠，色不減冰崖。少頃則山容慘白，煙瘴雜起，如毒霧，草木黃落，不待秋至。余訝問山行人，皆攢眉答云：「是開采使穴曠處也。」無何，至西目山腳，號雙清庄，亦取昭明浣清兩眼之意，僧房煙奏，凡四十有六，而毒霧四塞逼眼角，亦為煮礦之場，僧皆泣下云：「此名區勝地，不意遭此劫灰，無論千年之樹，摧枝折幹，即僧人聞而毒死者若干眾，聖主何從聞知？」予亦悲酸低首不能答。⁹⁸

西天目山因採礦、煉礦之故，千年大樹遭砍折當柴薪，煉礦的毒煙使四周草木黃落凋零，而毒煙影響的不止是山容變色，連居住當地的僧侶也因毒霧致死，但是這種開礦的禍害因宦官隻手遮天，故無法使君主得知，面對當時百姓的痛苦，黃汝亨不能不悲酸嘆息。

王在晉因斷豪右佔據化城寺田一案，順道遊武林徑山，其遊記中載：

⁹⁶ 陳淑卿：《徐霞客遊記研究—以文獻觀察為重點》（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73~125。

⁹⁷（明）黃汝亨：《寓林集》，卷9，〈天目遊記〉，頁231。

⁹⁸ 同上註。

化城為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創，踞徑山東麓，宋時棟宇宏麗，欽錫「化城」二字，上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湔浴，靡不備，具載郎官楊汝明記中。我朝香火猶盛，漸次廢棄，寺田轉佃閭左，豪右踞之。⁹⁹

王在晉在該篇遊記末附文云：「僧自宋時捐衣鉢，闢地千畝，築寺焚修其中。國朝僧徒盛眾，亦不失其故封。逮德、靖間與編氓同徭役，山門破敗，僧遂轉佃于方乾，故券見在，盡化城田畝，不過得佃價二百七十金耳。」¹⁰⁰從這段遊記的記載可以瞭解化城寺的興衰情形，從明初僧徒盛眾，到正德、嘉靖年間石山門破敗，到最後千畝田僅佃二百七十金，王在晉的遊記可以說是瞭解化城寺歷史的一手史料。

徐霞客遊楚黃岑山時，途中有人傳言有大盜二百餘人自北來，嚇得徐霞客與顧僕忙攜囊躲山穴避之，後來又得知盜賊已從他路去，才放下虛驚一場的心，接著他到了藏經樓時，見到該寺因為賊劫，寺僧大都散去，僅餘一二僧閉門看守，再到高雲寺時，他寫道：「寺向有五十僧，為流寇所擾，止存六七僧，以耕種為業。」¹⁰¹徐霞客遊楚是崇禎十年（1637），由此可見晚明社會盜賊大起的現象，豪無防禦能力的寺院僧侶是盜賊洗劫的最佳對象，徐霞客的所見所聞是最真實的史料。

晚明文士們在旅途中對於所見民生困苦的景象，特別有民胞物與的感受，筆端往往流露出悲天憫人的情懷，如鍾宇淳記其萬曆十一年（1583）遊泰山時所見之久旱不雨，婦童採集野菜佐餐的狀況，其記云：

道旁多童豎嫠婦雜采柔萌滿筐，云：「貧無食者，取和麥麵啖之。」為之憮然。民力竭矣，且旱久，愁無麥析廚，濡甚急，私念泰山雲出不膚寸，不崇朝霖雨天下，山靈何靳此一片雲也？¹⁰²

鍾宇淳十分同情泰山道旁生活貧困的婦孺，擔心持續的乾旱將會使麥苗枯萎，屆時百姓恐怕會斷糧挨餓，其焦慮的心情躍然紙上，文中充滿了人飢己飢的精

⁹⁹（明）王在晉：《越鐫》（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4冊影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頁357。

¹⁰⁰ 同上註，頁358。

¹⁰¹（明）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2下，〈楚遊日記〉，頁250~251。

¹⁰²（明）查志隆：《岱史》，鍾宇淳〈泰山紀遊〉，頁647。

神。

李若訥（1572～？）在旅遊途中則記其行經池州時見到賈肆櫛比的繁榮景象，其載云：

蚤起竟登舟，由蕪湖縣河行四十里，抵縣東郊，賈帆相引，艙煙縷縷，岸上樓居鱗次，楮堊如畫，亦大半為賈肆。泊舟一望，幾于應接不暇，蓋蕪邑固江南佳麗地也，十姑孰不直一蕪湖，當時胡以縣蕪而郡姑？斯所未解。¹⁰³

李若訥見到蕪湖賈帆鱗次，富饒蓬勃，十個姑蘇尚沒有蕪湖興盛，提出何以姑蘇設郡，蕪湖僅設為縣的質疑，事實上就行政區劃分來看，姑蘇的發展歷史較早，蕪湖的崛起時間較後，李若訥眼中所見蕪城的榮景，是晚明商業快速成長後蕪湖快速崛起的情況，李若訥遊記中的記載正可作為晚明商業城市興起的佐證。

文士出遊所接觸的人事物，無不受當時政治或經濟的影響，無論是天災人禍、盜賊四起或是商業發展情形，遊記作家的見聞記載是當時社會最直接、真實的反映。

八、環境保護研究的價值

楊載田在《中國旅遊地理》一書中曾說：「豐富的旅遊地理知識，可以幫助人們依據不同的經濟和時間支配能力，以及自己的偏好，科學的選擇旅遊線路和內容，制訂旅遊消費計畫；還可以提高旅遊景觀的鑑賞能力，使其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增加建設美好未來的責任感，從而自覺地維護旅遊環境，愛護旅遊設施，保護名勝古蹟。」¹⁰⁴一位真心喜好山水的人，對於環境、生態的關注特深，晚明部分文士已具有這種觀念，馮夢禎在萬曆九年（1581）及三十三年（1605）兩次遊白嶽，見到珍珠簾附近的景觀已有所變化，云：「珍珠簾更奇，蓋上有源泉懸空噴下如簾，故名。映日尤妙，今皆為俗人置屋塞之，碑石相接，惡詩充滿，天巧損矣。」¹⁰⁵言下對於建屋惡詩破壞景觀感到不勝歎

¹⁰³（明）李若訥：《四品稿》，卷6，〈池州行記〉，頁251。

¹⁰⁴ 楊載田：《中國旅遊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2月），頁10。

¹⁰⁵（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28，〈白嶽記〉，頁405。

噓。

晚明文人中，許孚遠堪稱是最有環保意識者，對於華山之日漸開發，他有所觀察，亦有所感嘆，其云：

蓋三峰在中古以前，人跡宜罕至，聞漢武、唐、元時，始修有昇嶽御路，所為梯深峽而徑危崖者，豈漢以後事耶？然以韓退之之豪逸，而嘗見阨于茲遊，想當時檜除未盡，進退猶極艱阻，迨於後來，人為漸巧，遊者滋易，彼山童野衲顧狎而輕之，而造物之靈，亦幾為若輩之所狼藉矣。¹⁰⁶

許孚遠想到華山因登山日易，遊客漸多，憂心華山美景將受到人為破壞污染，愛護華山的心，令他在看到有人在華山南峰頂壘構垣宇時，他馬上命華陰縣令徵徒毀之，此舉真是大快人心，其云：

嗟哉，茲遊也，余見南峰之上壘構垣宇，損鑿山靈，且若王公貴人，而蒙以簔笠，最不可人意。詢之，乃一細人胡真海所創，垂十年於此。士大夫共憤之，而莫敢誰何，即檄華陰劉令徵徒毀之，以光復山靈，快四方觀者之目。¹⁰⁷

雖然部分晚明文人對於環境已有珍惜愛護的觀念，不過大多數人仍有趕熱鬧的心態，清幽的景點一旦廣為人知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環境的狼籍雜遝，陳繼儒曾邀陳山人父子同賞桃花，其風雅亦吸引來無數的遊客，因此一片赤霞般的美麗桃花林馬上變得狼籍不堪，其〈游桃花記〉記載云：

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為花做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¹⁰⁸

陳繼儒筆下的桃花劫，可說是晚明遊風一窩蜂的連帶效應，陸雲龍在此篇末評

¹⁰⁶ (明)張維新：《華嶽全集》，許孚遠〈游華山記〉，頁245。

¹⁰⁷ 同上註。

¹⁰⁸ (明)陳繼儒：《晚香堂集》，卷5，〈游桃花記〉，頁613。

點云：「得此勝賞人去，應聞桃花嘆息聲」，¹⁰⁹此話不差，污染或破壞通常令山水無法回復舊觀，對美景不啻是最大的傷害。

除此，當時黃山松名聞天下，亦有人盜取充作盆景賣錢，馮夢禎見之感嘆云：

山產矮松，高者不過丈許，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而奇，好事者購之以充盆景，人百計取市，活者頗難，托根深山，而不免賊例之直伐甘竭，為咨嗟久之。¹¹⁰

傲骨凌霜的奇松經移植山下後並無法存活，而一旦挖植後，後遊者便再也無法見到，是極令人惋惜的事，除了松樹，當時文士們在旅途中見到喜愛的奇木怪石也常會折取以作紀念，即使王士性、徐霞客都難免如此，如王士性遊嵩山時，看到嵩陽宮後的漢封三柏之最大者南枝一節瘡甚，他便割取此木瘻注酒，¹¹¹徐霞客遊雲南水簾洞時見到不下千百的鐘乳石，也情不自禁要敲下數支攜回，¹¹²這些行徑就現代眼光看來實不可取。

遊記是不同時空下的歷史紀錄，不同的遊者記錄了各時代的景觀風貌，這些的風貌會隨著時間的嬗遞，及自然或人文的破壞而改變或消逝，但藉著遊記記載，可以提供給後人緬懷或考證的依據。觀乎遊記的內容，除了有文學及美學的研究價值外，它不僅可作為各項旅遊開發的參酌資訊，同時以其真實可靠，也是豐富多樣的文獻資料，對於遊記文獻的重要性及運用，賈鴻雁曾提出五項建言，其一是編制較完備的遊記文獻目錄，其二加強遊記的校注、輯佚工作，其三是按地域編選出版遊記集，以利對地理科學研究與旅遊業的發展，其四是分門別類編纂遊記資料匯編，如交通史料、氣象氣候、地質、地名、宗教、民俗民族、人物史事、邊疆、外交、經濟、旅遊景觀、旅遊思想、經典景物描寫等方面資料，其五是逐步實現遊記文獻的數位化，¹¹³面對龐大的遊記文獻，未來如果能借助更多學者投入整理，其發揮的功能當可更全面。

¹⁰⁹ (明)陸雲龍評選，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 633。

¹¹⁰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28，〈黃山記〉，頁 407。

¹¹¹ (明)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卷 1，〈嵩遊記〉，頁 141。

¹¹² (明)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 9 下，〈滇遊日記十一〉，頁 1045。

¹¹³ 賈鴻雁：《中國游記文獻研究》，頁 143~145。

第二節 晚明遊記文學的影響

晚明時期遊觀山水是文士表現瀟灑閒雅人格的重要活動之一，一群群的遊家蜂擁出一段超越前代的旅遊高潮，開發出許多前人所未見的旅遊新景點，除了傳統為提高品德修養或增進詩文創作靈感的旅遊目的外，此時發展出一種為旅遊而旅遊的新旅行觀，大量遊記的創作及名山記的結集，標示出遊記此一文體的獨立，遊記文學的影響持續到清代及現當代。

一、 對清代的影響

在明代遊記的基礎上，清代的遊記發展顯得更蓬勃，以《叢書子目類編》收錄之遊記數量觀察，清代的數量遠超過明代，如下：

	明	清
總志	14	20
北平	1	18
上海	0	6
河北	0	3
山西	0	9
熱察綏	0	0
遼寧	0	2
吉林	0	1
陝西	0	13
甘肅	0	0
新疆	0	1
山東	1	37
江蘇	3	104
安徽	0	45
浙江	23	93
福建	4	19
台灣	0	19

河南	0	16
湖北	0	8
湖南	0	26
江西	4	35
廣東	0	20
廣西	0	12
四川	0	6
貴州	1	7
雲南	0	5
總計	47	525

叢書收錄的明代遊記僅四十七種，清代卻高達五百二十五種，從數量的激增可見清代遊記的發展盛況。除此清代對名勝志的編纂，較明代更廣，數量更多，如閔麟嗣《黃山志定本》七卷、張崇德等《恆岳志》三卷、蔣超、曹熙衡《峨眉志》十八卷、黃宗羲《四明山志》九卷、趙寧《長沙府嶽麓志》八卷、范承勳《雞足山志》十卷、裘璉《南海普陀山志》十五卷、毛德琦《廬山志》十五卷、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二十二卷、王復禮《武夷九曲志》十六卷、傅王露《西湖志》四十八卷等，這些名勝至今仍是膾炙人口的遊觀勝地。

晚明遊記文學對有清一代的影響，可從遊記選集的纂輯及創作內容兩方面論之，在遊記選集的纂輯方面，繼明代何鏜、慎蒙等人編纂的名山記之後，清代出現了兩部具代表性的遊記選集，即吳秋士《天下名山記鈔》及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吳秋士，字在湄，安徽歙縣人，其《天下名山記鈔》十六卷的成書，係有鑑於「曹能始傷於太繁，都玄敬傷於過簡，何振卿傷於叢雜，喬白巖傷於拘方」¹¹⁴，故本王世貞《名山記廣編》刪選而成，¹¹⁵體例先直隸後各省，總計收有遊記二百一十九篇，基本上此書是晚明遊記選集的精選本，內容並無創新。王錫祺（1855~1913），字壽萱，江蘇淮安人，其《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是一部大型地理叢書，全書共有十二帙，另有《補編》十二帙，《再補編》十二帙，總計約收錄一千四百二十種地理著作，其中遊記有四百七十三篇，行紀有一百二十三篇，域外記有九十篇，¹¹⁶是清代相當具代表性的遊記選集。

¹¹⁴（清）吳秋士：《天下名山記鈔》，〈凡例〉，頁478。

¹¹⁵ 詳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中「遊記的選輯」。

¹¹⁶ 賈鴻雁：《中國游記文獻研究》，頁109、147~157。

晚明遊記文學的創作可分為以地理考察為主的輿地遊記及以展現個性為主的才人遊記，前者以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為代表，後者以袁宏道、鍾惺、譚元春、王思任、張岱等人的遊記小品為代表，清代遊記的內容也受到此兩類遊記的影響，梅新林、余樟華認為：「晚明特定的時代精神造就了晚明游記作品重真情、重生趣、重個性、為游而游，為美而游，以才情文為的『才人游記』。」¹¹⁷他們並提出了美文化的追求、詩意化的境界、感覺化的思維及尖新化的語言等四項特色作為「才人遊記」的詮釋，¹¹⁸清代直承才人遊記以袁枚為代表，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老人，浙江錢塘人，袁枚主張性靈，上承晚明公安派而來，其遊記創作的精神也是如此，其對真性情的強調及以俗為趣的語言風格，明顯就是袁宏道所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精神的延續，如其〈遊黃山記〉云：

東峰屏列，西峰插地怒起，中間鶻突數十峰，類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峰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韉，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峰皆到。¹¹⁹

袁枚不諱言其登山的狼狽狀，對於美景又不忍錯過，在不敢杖、不敢仰之下，最後是求助土人背負上山。

不過才人遊記在清代影響較有限，基本上清代學者對於公安、竟陵以纖佻為工的寫作方式並不欣賞，故對清代影響較大的是重科學考察的輿地遊記，孔貞瑄的《泰山紀勝》採依次介紹景點的方式寫作，體例上不出晚明遊記家的寫作形式，不過內容顯得質樸理性，茲舉梁父及徂徠山為例，其記云：

今所號梁父，有幢燕山。按志，距州百里，竊疑非是。先聖詩曰：「鬱確其高，梁父迴連。」因知梁父與岱必近，或山側之傲來諸峰，古今異名也。¹²⁰

¹¹⁷ 梅新林、余樟華：《中國游記文學史》，頁 258。

¹¹⁸ 同上註，頁 266~270。

¹¹⁹（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32 冊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增修本），卷 29，頁 335。

¹²⁰（清）孔貞瑄：《泰山紀勝》（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 8 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55 冊影清康熙刻說鈴本），頁 7。

徂徠居群山之中，祖太岱，昆新甫。金斗、青雲、石門、九仙，子孫儼列；尼防、括蒼、東蒙、金牛，遙為賓主；雙汶絡其面背，匯于西南，如帶結於禰。山峰巒嵯峨，星體俱備，四向開嶂，砂水相繆，龍脈去來，莫可識別。山週百二十里，由巽掠震，入石谷，進若卷荷，退若剝蕉。¹²¹

清代樸學盛行，文士遊記強調的是理性與考證，孔貞瑄認為詩云「梁父迴連」，故梁父與岱應相近，故懷疑志書所記梁父距州百里有誤，而其記徂徠山則顯得觀察精細，此類以正確、理性為主的內容，是清代文士較普遍的風格，姚鼐（1731～1815）是清代桐城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遊記基本上也是輿地遊記一派的延續，其〈登泰山記〉記云：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濟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遠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¹²²

此段文字精簡近乎白描，寫泰山的山勢、水流，寫他如何抵達泰山，其數字的部分便有「長城南十五里」、「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詳細的數字顯示作者觀察的精確，雖然姚鼐此遊的目的並非考察，然而清代重考證重根柢的影響卻由此可見。

日記體的遊記寫作方式也廣為清代文士所採用，如王鉞《粵遊日記》、王錫祺《南遊日記》等，也有名稱上看不出為日記，實際上是以日記寫成者，如吳錫祺〈遊泰山記〉便是以按日記載的方式記錄該泰山之遊，他在四月八日出發，十三日抵泰安，十四、十五日遊山，共計有七日記，其主要遊記部分集中十四、十五兩日，內容引經據典甚多，如寫泰山元君云：

¹²¹（清）孔貞瑄：《泰山紀勝》，頁9。

¹²²（清）姚鼐：《惜抱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53冊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三年刻增修本），卷14，頁112。

元君之祀，傳者不一。《博物志》：泰山神女嫁于西海神童，欲東歸，避灌壇令，不敢過。《搜神記》：胡母班為泰山府君所召，致書女婿河伯。今俗以元君為泰山女，本此。或又謂之玉女大仙。《瑤池記》云：黃帝建岱岳觀，遣七女迓崑崙夫人。高海以為玉女，蓋其一之得道者。王世貞記云：即華山玉女。王思任記又云：西流國石民之女，得曹仙攝入天空山，為碧霞君。其說皆誕妄不足信。惟文翔鳳謂即后土之神。岱岳為長男，因長男而祀媪神，有合于報本反始之義。¹²³

除了採日記體的形式表現，吳錫祺的寫作仍不離清代學者展現學問的特色，對於泰山主神碧霞元君之祀便緣引了《博物志》、《搜神記》、《瑤池記》及晚明王世貞、王思任、文翔鳳等人的許多說法，該文中類似的陳述方式相當多，引用資料相當豐富。

在晚明既有的基礎上，清代名勝志及名勝遊記專集、選集的編纂持續發展，延續才人遊記與輿地遊記的寫作類型，而更重理性與考證；至於形式上日記體與雜記體兼而有之，但組合式的遊記較罕見，此時期因為與西方的往來密切，域外遊記興起並帶來新視野，是清代遊記發展的新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將遊記正式明訂為一類，其〈史部地理類序〉云：

其編類，首宮殿，疏尊宸居也。次總志，大一統也。次都會郡縣，辨方域也。次河防、次邊防，崇實用也。次山川、次古蹟、次雜記、次遊記，備考核也。次外記，廣見聞也。¹²⁴

遊記能獨立成為一類，說明了遊記此文體的成熟及被肯定，這種發展與成就都是奠基在晚明大批遊士對遊記文學所推動的努力上，甚至後來遊記也成為小說引用的名稱，清代著名的譴責小說劉鶚的《老殘遊記》即是以遊記為名的小說，該書是藉主角老殘的途中見聞，託寓其對身世、國家、社會的諸多感情，山水遊蹤並不是其重點，然而遊記名稱的廣泛使用，正說明了遊記在清代的發展更為成熟，影響面更大。

¹²³ 倪志雲、鄭訓佐、張聖潔主編：《中國歷代遊記精華全編》，頁 905。

¹²⁴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68，〈史部地理類一〉，頁 1409。

二、對現當代的影響

現當代遊記延續明清遊記文學的發展，在遊記的質量與出版上都有長足的進步，兩岸學者對遊記的研究十分熱烈，而旅遊文學獎的舉辦更推波助瀾，將遊記創作又推向另一個高峰。

就遊記出版的數量來看，賈鴻雁曾整理出一份民國時期出版的遊記圖書提要目錄，總計有六〇八種之多，其中再版清代以前及清代遊記有三十八種，民國時期創作的遊記及編選的遊記集計有五百七十種，¹²⁵可見民國以來遊記創作的蓬勃，他所整理的書目包括合集、別集及域外遊記，域外遊記含亞洲、大洋洲、非洲、歐洲、美洲，範圍遍及全世界，從這些遊記的數量及遊蹤說明了現當代的遊人更多，所遊範圍更廣，而遊記作品也越豐富。

就遊記集編選的內容來看，大部分仍是以整理歷代的遊記為多，其中勞亦安所輯《古今遊記叢鈔》所收錄的歷代遊記以明清較多，共計四十八卷，約五百篇左右。吳宗慈（1879～1951）輯注的《廬山古今遊記叢鈔》是以一地為主的遊記總集，收錄從晉代至民國的廬山遊記計三十八篇，開名勝遊記的先河。近代的遊記編選亦不少，主要以古代優秀遊記作品為主，內容豐富，其中河北教育出版社編的《中國歷代游記精華全編》（1996）共收錄六百六十二篇遊記，內容按省份編排，每個省分皆有概說介紹重要景點。書海出版社編的《中國游記散文大系》（2002）亦以收錄古代遊記為主，卷帙更大，共計十五冊，內容按十三個區域編排，分別是北京、天津、河北、東北地區卷，山東卷，山西陝西卷，河南卷，江蘇上海卷（上、下），湖北貴州卷，浙江卷（上、下），湖南卷，安徽卷，福建台灣卷，江西卷，廣西雲南卷，廣東海南卷等，各文皆有注釋及語譯，頗方便閱讀。由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授權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的《百年遊記》（2003）則是以收錄現當代的遊記為主，計兩冊，內容以「島、城、大漠、藏地、天涯」及「山、水、樓、園」等主題分，收錄之作家自康有為起至當代作家皆有，約近百位作家，遊蹤遍佈海內外。線裝書局的《古籍珍本游記叢刊》（2003）則是一部據稀見抄稿本影印的遊記叢書，共十六冊，計收錄了一百八十七種遊記。此時期另有以文化為主題出版的叢書，如學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旅遊叢書》（2003），內容包括佛教勝地游、道教仙境游、古蹟遺址游、絲綢之路游、民俗民風遊等，顯見主題旅遊已成為現代新的旅遊訴求。

¹²⁵ 賈鴻雁：《中國游記文獻研究》，〈附錄二：民國遊記書目〉，頁158~207。

由於當代旅遊熱潮的興起，關於山水鑑賞書籍出版的亦不少，這段時間有三部山水辭典的出版，分別是陝西旅遊出版社張方田編的《中國遊記鑑賞辭典》（1992）、廣東人民出版社徐成志編的《中華山水掌故辭典》（1997）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的《中國旅遊文化大辭典》（2000）。另有兩部《中國旅遊史》問世，一是雲南人民出版社章必功的《中國旅遊史》（1992），一是教育旅遊出版社王淑良的《中國旅遊史》（1998），這些書的出版說明了近代旅遊興盛後，對旅遊發展的歷史想要深入瞭解的熱切性。

當代對遊記的研究不僅在作者或作品，更深入至山水文化及山水審美的探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鄭國銓《山文化》（1996）一書，從山水文化的形成與本質論五岳文化、山與佛、山與道、山與儒的關係，兼述重要代表名勝；東南大學出版社喻學才《中國旅遊文化傳統》（1997）一書談中國旅遊文化重人、重文、尚古、崇尚自然的傳統，有其特色；武漢大學出版社陳水雲《中國山水文化》（2001）則是探討旅遊中對景觀、建築、藝術的審美，且論及五岳、名山、江河、湖海等文化，至於李文初《中國山水文化》及章尚正《中國山水文化研究》則是以山水詩為主要討論範圍。

以上大都是談山水與旅遊為主的書籍，而以遊記文學為探討主題最值得注意的是學林出版社梅新林、俞樟華主編的《中國遊記文學史》（2004），該書內容論中國遊記文學的發展沿革及歷代各時期的重要遊記作家，內容論闡條理，極有系統，是瞭解中國遊記文學重要的參考書。其次，重慶出版社周冠群《遊記美學》（1994）書中談遊記的審美特徵與藝術本質，以及其詩情、畫意、民俗、風格等特色，嘗試從美學角度探究遊記文學，深入淺出，頗具可讀性。

當代學者對各領域的遊記發展顯現高度興趣，陳室如的博士論文《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2007）探討晚清鴉片戰爭至日治時期結束期間，域外遊記的主題、書寫形式及發表出版等問題，其碩士論文《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2003），則探討台灣現代旅遊書寫的發展，二書對現當代遊記的發展及特色有深入而系統性的研究，十分可貴。楊正寬《明清時期台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以清代時期台灣旅遊文獻為研究重點，探討該時期的作家、作品及內容課題，文本主要為郁永河的台灣遊記《稗海紀遊》及當時之詩、賦、詞等作品。

就現當代的遊記作品內容觀察，現當代的遊記作品因為採白話文寫作，和古代的遊記語言已有很大差異，然而朱自清（1898～1948）的遊記語言仍有優美雋永具詩意的特色，如朱自清〈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中秦淮河水，云：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著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為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著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¹²⁶

杜牧詩中「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秦淮河，在朱自清筆下碧陰陰的河水，漾漾的柔波，閃爍的燈火是夢的眼睛的描寫下，卻是恬靜夢幻，一派浪漫。

余光中（1928～）具有是詩人、學者文學家的多重身份，他的遊記語言具有現代詩精鍊具象的特色，其〈風吹西班牙〉一文寫西班牙的乾燥與荒涼，云：

那風景總是乾得能敲出聲來，不然，劃一根火柴也可以燒亮。其實，我右邊的風景正被幾條火舌壯烈地舐食，而且揚起一綹綹的青煙。正是七月初的近午時分，氣溫不斷在升高，整個安達露西亞都成了太陽的俘虜，一草一木都逃不過那猛瞳的監視。不勝酷熱，田裡枯黃的草堆紛紛在自焚，劈拍有聲。¹²⁷

余光中用「乾得能敲出聲來」及「劃一根火柴也可以燒亮」來形容西班牙的天氣已經乾燥到一觸即燃的地步，當讀到「風景正被幾條火舌壯烈地舐食」及「枯黃的草堆紛紛在自焚，劈拍有聲」時，讓讀者不禁也要吞一口水以解旱渴，余光中擬人化的聯想既傳神又具新意，令人稱絕。

朱自清的雋永及余光中傳神的比喻，其實晚明李流芳及王思任就有這些風格及筆法，在此雖然無法直接考證朱、余二人是否受其影響，然以余光中而言，其《從徐霞客到梵谷》一書中收錄他〈杖底煙霞—山水遊記的藝術〉、〈中國山水遊記的感性〉及〈論民初的遊記〉三篇遊記的研究來看，其對遊記的深入瞭解及喜愛確是無庸置疑。

余秋雨（1946～）是大陸著名的學者及散文家，其記遊之作十分有特色，《文化苦旅》是其代表作之一，他在該書〈自序〉裡云：「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

¹²⁶ 孟樊主編：《旅遊文學讀本》（台北：智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頁195。

¹²⁷ 同上註，頁217。

方，總是古代文化與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¹²⁸余秋雨因對人文山水特別關注，故其遊記中有極深的歷史沈思，其文筆不同於一般人記遊，他擅長從史料去思考文化的問題，如其寫三峽的白帝城是以李白的詩與劉備白帝託孤的典故來比較，其記云：

我想，白帝城本來就鑄著兩種聲音、兩番神貌：李白與劉備，詩情與戰火，豪邁與沈鬱，對自然美的朝覲與對山河主宰權的爭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腳下，是為這兩個主題日夜爭辯著的滔滔江流。¹²⁹

他遊莫高窟見到王圓籙的塔，是以想像建構當時的情景，以凸顯王道士的無知及譴責中國官員對文物的保留不當，云：

縣長是個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份量，不久甘肅學台葉昌熾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學家，懂得洞窟的價值，建議藩臺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但是東西很多，運費不低，官僚們又猶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隨手取出一點出來的文物，在官場上送來送去。¹³⁰

近代遊記作家的遊蹤及旅遊重點相當多樣，無論朱自清的名勝遊、余秋雨的人文苦遊或余光中的域外之遊，其關注的重點與風格均不相同，各展現活潑的意趣，令人神往。

現當代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女性遊記的興起，傳統女性礙於閨訓，囿於經濟，因此無法獨自出門，至於遠遊更是無法想像之事，因此女性在古代遊記此一領域中不得不缺席，然而現代女性拜教育之賜，擁有獨立的思想與經濟能力，她們樂意走出家門去探索更寬廣的世界，並寫下動人的旅行篇章，因此女性遊記作家湧現，以《百年遊記》中入選的女作家遊記便有蘇雪林（1899～2000）〈黃海遊蹤〉、冰心（1900～1999）〈到青龍橋去〉、丁玲（1904～1986）〈曼哈頓街頭夜景〉、謝冰瑩（1906～2000）〈獨秀峰—桂林遊記之一〉、林文月（1933～）〈過北斗〉、梁丹丰（1935～）〈人間有大美〉、陳若曦（1938）〈布達拉宮殿

¹²⁸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4年元月），頁4。

¹²⁹ 同上註，〈道士塔〉，頁71。

¹³⁰ 同上註，頁6。

中的蒙娜麗莎)、席慕容(1943~)〈原鄉的色彩〉、梅潔(1945~)〈通往格爾木之路〉、馬麗華(1953~)〈西藏大地〉、韓小蕙(1954~)〈兵馬俑前的沈思〉、張曼娟(1961~)〈秋天的放牧〉、簡媜(1961~)〈停留在不知名的國度—法國紀遊〉等，這些女性作家文情細膩，足跡遼闊，且人數正在增加中，未來此一寫作族群必會在遊記的發展史上留下一段精彩的紀錄。

遊記文學持續發展至現當代，除了作家群及遊記創作數量激增，各種遊記文獻出版熱烈，各種主題的研究更顯現前所未有的榮景，海峽兩岸對遊記的議題從九〇年代起有熱烈的討論，大陸研究《徐霞客遊記》已形成「徐學」的熱潮，不僅在北京、浙江兩地都有「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更自1991年以來每兩年定期舉辦「中國江陰徐霞客文化旅遊節」，其盛況不言而喻。在台灣以旅遊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也陸續召開，如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曾召開「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會——第五次會議：旅遊文學」，¹³¹中山大學也曾出版《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另外由中華航空和中國時報主辦的「華航旅行文學獎」，長榮航空主辦「長榮寰宇文學獎」等，以徵文的方式鼓勵旅遊文學的寫作，¹³²帶動了一波旅遊與創作潮。

隨著經濟的起飛，交通的便捷，休閒觀念的成熟及教育的普及，遊觀及遊記寫作在現代都是全民可以參與的活動，遊者的身份不限男女老幼，遊履從近郊到國外無遠弗屆，旅遊方式與主題更是繽紛多樣，有以單車環遊世界，有以定點偷得浮生半日閒，有專以欣賞古蹟為主，有專以賞花為主，堪稱五花八門，應有盡有。遊記文學的發展到現當代，與古代相比，內容更豐富，形式更自由，加上現今出版方便，電腦與多媒體發達，有人用影像留記錄，有人用照片寫心得，有人用部落格圖文並茂方式記所遊所感，除了原有的遊記形式，記遊的方式日趨多元。總之，大自然是文學永不枯竭的泉源，透過旅遊，文學家不僅欣賞了自然，深入瞭解了社會，豐富了生命的內涵，同時也孕育了文學創作的靈感，如果說晚明是中國文士遊觀及遊記寫作的一個高峰，那麼當代則正在構築另一個高峰。

¹³¹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曾主辦〈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會——第五次會議：旅遊文學〉，見《漢學研究通訊》，1999年8月，頁302。

¹³² 由中華航空和中國時報主辦「華航旅行文學獎」，長榮航空主辦「長榮寰宇文學獎」。